

浚谷趙先生文集

卷之九



史論

春秋書事以經文為正左氏傳列國事非丘明不能也其矯誣者附會王莽劉氏之符命求立左氏學官以圖富貴者為之也又必以類增之斯成書故文之艷與誣多以成敗論人異乎耻巧言令色者矣曰何以知之曰以論語知之名呼之曰其行必表矣以下也罪下則不名非同時則不傳也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漢為堯後莽為舜後

土代火與左傳之傳

知之曰以堯典孟子

女妻之堯方呼為

于四岳又以姑妻焉

微豈曰黃帝之後

獨其知過堯年亦當

宋之士胡不辨之曰

下有異於莽乎其臣



白册李下生又曰臯陶為理子孫轉而為李左氏紀英
六為臯陶後舜典命陶作士不為理也唐本宇文部匈奴
奴自有蠻夷猾夏以來中原之族姓紊矣

宋太宗之取太祖位或曰弑非也或曰讓亦非也陳橋
黃袍之謀匡義與知焉事或不成則匡胤誅之以歸罪
矣事既成安敢不以位及之故曰取而非弑也殺兄子
以傳已子元佐以為非義陽狂而避之秦伯之義也故
曰取而非讓也元佐其以天下讓乎太宗子孫父假屢
絕而不歸至舉族淪于北狄迺留一康王使授太祖之
子孫兄弟之世各得其半淵乎至哉天命也其臣當靖
康之亂類有能而言之者皆弗誅獨誅岳飛以其握
兵故也亦天也孝宗立而雪飛冤亦固然也故曰為臣
不易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二

天下之大分莫嚴於義利王安石欲隆治道而先求利
政是以敗有宋立國大抵不假人以權而優以利自百
官至夷狄皆然安石不知節之而務求足之其士風以
虛文相高安石在野以誠率之而反授之以臆說便利
其告君以明帝道關異端而佞佛乃立寺置田請于其

君唯恐不及吾不知其何說也其人天資敏給小慧而暗大體強為大言而中實昏懦故勉以剛復濟之安得不敗陸文安公學術天資為似之故撰其祠堂記頗有得焉至論其心之所以蔽則諱其佞佛好利益象山亦自為諱也或曰安石清約不近利曰子所言者市賈之利也安石欲竊賢聖以為利闢佛而佞佛譏韓文之無補而自為三經字說則不悔首尾衡決心術曖昧知其謀為賢聖以圖大利也夫古之聖人不自聖也自以為聖則非聖

趙溪谷文集卷之九

三

天子之都雖本其所興而亦必有前後進退之勢古今所同也堯舜禹都平陽時所患者水與三苗水性下趨而異方形最高北方尚未生狄人而苗固在南方水鄉其形勢為勝也商先都河南與汴宋無異盤庚力遷河內子孫遂都河北以青兗冀為輿區河山襟帶至強雖弱夏周衰世遠不及之蓋北方未有狄狄之地皆在帝畿故也元金似之矣元先據女直地故金遂亡於河南本朝自南北征故元雖亡而不絕周雖擲雍而亡蜀漢西戎近據終南雍之退守之地未全也雍之形勝歷漢

唐及今而始全冀之北今多在狄而山西狄難反在趙代之間出燕都之南此臣子之日夜隱憂者也或曰雍不有河套之狄乎曰千里而適及邠及甘泉馬不支矣非如燕之朝發而夕極也今業已都燕當重宣大遼代以輔蔽之余嘗叨是任矣而志竟弗遂余有罪焉

周寵叛臣以為諸侯始自曲沃武公至三晉田齊而極其後遂賤天子之命侯而自相王矣秦亡於司馬欣之請事不見而逃正先之力諍無罪而誅漢亡於鉤黨又召董卓州郡之兵以促之唐自李楊作相安史搆兵半

趙溪谷文集卷之九

四

已亡矣遂使方鎮不由君命而天位不岫父傳三百餘年而亡幸也宋雖不競外有強敵然君臣之間動有所畏逮燕雲鄂渚之偽捷乃肆然無忌自謂太平而華夏亡矣書稱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知幾則可以知興亡矣可不慎哉

秦立扶蘇秦非獨不亡而可以興文景之治也陳勝吳廣起徒戍假扶蘇之名天下響應况居帝位以行寬仁天下寧不歸耶赦徒戍用孔道而天下止三十六守監百令丞尉亡官多民擾之患亡北胡南越之侵扶蘇儂

為文景矣然則天胡不佑扶蘇乎曰始皇君臣多淫僻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也物勝人自五帝以前是也天乃生禹益以損物而益人人勝物六國漢唐宋之季是也天乃生李斯王莽宦豎奸相夷狄以損人而益物或曰此治亂相禪自然之數也子言之何補曰嘗聞之先君子矣聖賢有道焉唯上下力行節儉非五十及大人不衣帛非七十及大人不食肉飲酒衣食宮室姑自足不求諸外不可衣食之物不珍不乘人以自逸不損人以自利不偽言以立行故常治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五

項羽鴻門之會不殺沛公樊噲張良之功大矣然非斗酒彘肩之能也其本於還軍灞上之諫乎遣兵守關猶可說也居皇帝宮私其嬪御范增召軍吏行申屠建李綱之誅沛公焉逃於王憲張邦昌余大均等之罪乎以吳闔閭之強君臣有楚之室卒為楚敗以關先生破頭潘之猾賊眇視高麗私其婦女卒為所殲况項羽之悍范增之妬乎逮噲之數羽得執此以為詞山噲本意也孰謂噲之功不先於三傑哉

人臣事君可無功而不可無誠張良始終為韓韓亡事漢漢祖呂后惠帝皆敬信焉韓信陳平反覆趣利皆見疑信誅而平絕後且自謂犯道家之忌允矣孰主陵周昌周勃之見信略如張良黥布等九反之禍皆與信同理勢宜也光武唐宗宋祖能全功臣大率如是其不能保全正如信平等耳姑以此為例觀世變者詳考之

史遷不見左氏專據戰國遊談無根之說詆誣聖賢惑誤人心如伊尹割烹要湯孟子明辯之矣乃復載之文

王免姜里之囚左氏稱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六

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史遷乃謂閔天散宜生行賂是文王苟免也又曰西伯陰行善蓋謬矣夫除炮烙刑滅崇侯虎伐密欺黎章灼耳目何陰謀之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不為聖人之所同也史遷所稱乃如是謬悖乎朱子黜鼎肉說湯之說而用姜女貨馬獻紂之事何哉末世放利誣聖自文以濟其私不可不辯

春秋直書趙盾弑君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則以大夫不當專殺含有罪之盾而殺無罪之同括耳史記乃盡用趙世本國策之說大悖孔子之意

瓊山丘公序宋元招安寇盜之非是矣顧未及其本耳
人君能舉直而錯枉枉者將化為直而何寇之可招禹
雖班師然修德以格苗終于分北不但已也周公則戎
狄且兼之所謂文告之修乃所以待遐荒戒後世之黷
武耳唯邪枉之臣自知才力不任定亂又妬有功之人
恐出已上又或欲養寇以自資張賊虜以脅君父乃肆
招安之說其害豈止于是非之間哉若官政暴貪民不
堪命相挺草澤誅其害民者而復民之故業斯可矣奚
可以官爵賞哉

趙浚谷文集卷之四

七

極其變而后知正之為至善也五帝時物猶勝人而人
之智勇僅足勝物以安居無遺力也水土既平萬國奠
位而篡賊夷狄異端之禍作矣異端唯佛最巧最辯難
窮能言天地萬物之變至矣功利智術之士以小變觀
大變安得不神醉而心屈也由正道觀之則戚矣曰何
以知其戚也曰彼幽世法也夫陽明動而陰晦靜物之
用也人陽明而鬼陰晦物之體也陽明之氣盛而為人
人之氣竭反陰為鬼物之正也當盛而最遊魂為變反
而不反精氣為物物之變也彼舉其變者以恐人而以

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者教之以為出世法且變之不可
常允矣死即出世明矣生之不可出世文明矣故曰佛
鬼道也人而鬼道生而出世凶乎哉故人行人道則
神神與天合行鬼道則鬼與地降小人騁私好怪故
好鬼道君子心存於正故好人道人而神神而天至者
知之不至者勿與言

王道廢而夷狄至陰鬼勝周定王三十六年中原大水
佛生西域楚莊王奪晉伯鳴乎豈小變哉

黃河清聖人生為祥子始生末王之聖人也河四瀆視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公侯臣也陰也陰宜濁而清明臣有起而為君者為災
于受賀在位之君也讀史者詳之

先王盛時合人祀神之樂歌史紀之天下傳焉内外上
下之歌詩史採之天下亦傳焉諸侯亦有所貢焉周衰
諸侯不貢史臣行役之使錄而傳之好事者歌焉盖天
子無可頌臣民憂憫篇節感數而不雅故為王風列國
傳播之曲周人莫可誰何故為變風幽先王之事變而
能正者也孔子有望於衰世焉此孔子之義也其重複
訛亂者剛焉理也或曰朱子云皆列國之所貢天子巡

守之所賦也曰朱子不云東遷而遂廢不講乎十壹國
風東遷以後為多天子固無巡守之事彼衛莊宣鄭莊
厲齊哀魯晉武獻秦穆康陳靈曹共之君寧肯以其淫
暴之事見之天子乎彼隱而行之天下播誦君子有取
焉以懲心孔子之義也

狄入黎八邢黎邢告急于衛衛失邢黎之屏蔽狄患及
衛矣而衛弗救又弗戒也方且玩人則宣淫玩物則寵
鶴卒殲于狄非狄之能衛自殲也秦已亡周韓兵交天
下唯齊遂未受兵宜君臣戮力以救楚趙而劫秦猶恐

趙漢合文

卷之九

九

弗濟乃于李斯說客之邪謀拒即墨大夫收用諸亡人
之奇策生待遷夷秦漢隋唐宋元之亡皆如是方邊圉
告急危不旋踵而乃夷然坐視以底滅亡非不幸也詩
曰猶之不遠是用大諫心之憂矣涕泣隕之

虞世基以楊義臣之兵趙高拒章邯之請十常侍之收
王允張滄之討李克用賈似道之棄呂文煥哈麻之醜
脫脫皆如能以喪邦而還隕其宗如出一轍雖然趙高
本趙公子為秦擒被宮六國未叛于外而高先行陰謀
于內欲秦而報趙久矣其君不悟舉天下而聽之悲

夫

吾于古今興廢之際得卓達之士亦不數焉孔門記微
子之篇其志感矣避秦如四皓桃源之儔蓋多世莫得
傳焉淵哉邈乎漢有梅福逢萌劉向郭林宗魏有管寧
皇甫謐唐有司空圖金元之際率為黃冠世莫得稱焉
者抑又有之矣余同年大司馬翁公亦今世之子然者
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漢文帝之美後世少及獨私一鄧通懼其餓死遂因而

除盜鑄錢之令使人各得自鑄錢予通蜀嚴道銅山其

趙凌谷文

集卷之九

十

後景帝嘗通乃以私出徼外銅錢罪之卒餓死通者錢
也而吳王濞乘之即豫章銅山鑄錢之富以成叛逆之
禍人主一念之私流毒之烈如此可不謹哉

聖人謹禍亂之源故成湯自有慚德懼其為口實而武
王伐紂之師夷齊不助孔子擬易之革何其謹也陳勝
吳廣之流當耕息亂孤鳴惑眾此亂民也與二世斯高
何別焉儒者乃以湯武許之惑甚矣李淵再世受隋高
爵主危不扶罪人也宜名曰反唯元以醜夷猾夏百年
之耻不曰一朝與居凡兵之起皆義也聖賢亦何容心

哉用夏變夷則夏之否則夷之

習俗之因革必以其漸天地之始即有諸侯自萬國以
來土漸大數漸少并而為六合而為一漢封諸侯未百
年而盡亡自是以降尊卑無恒唯能是與世祿相間遂
以為常其所由來者漸矣讀史者不可不知易圖治者
不可不知史史者易之用易者史之本

晉張輔著論以漢昭烈優於曹操諸葛武侯優於樂毅
允矣獨以光武優于少康似為未盡然徐而考之禹啓
之功德未遠太康之惡未稔羿浞止亂畿內夏之諸侯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上

咸在少康奮旅一呼咸至誅浞梟二豎四海安矣西漢
自宣元成哀平五世不行仁政誅戮名賢政由宮內時
維婦寺官吏詐貪兆民連痛觀王吉貢禹賈捐之京房
王嘉王章劉向李尋梅福之奏西漢之篡亡久已兆矣
盜賊羣起郡國不討習成風俗至王莽而後盛耳罪歸
於莽而後民思漢使莽習五父之勢歸政中山衛氏孔
光劉歆等能保無群盜乎何也莽獨秉大綱耳政之條
目世之風紀固光歆等所為也哀斥王氏而用丁傅天
下愈亂平又劣焉王莽亂定迄不聞武宣諸孫有能振

起者蓋文景之澤為武宣所潤天固以天下歸文景之裔矣光武之承文景視少康之紹啓禹不亦邈哉羿浞之亂嗣真唯少康耳民無異志焉漢之子孫萬數百姓莫適從也光武無與焉身破百萬於昆陽人方知之及更始再敗而民之恩劉氏益微矣光武再奮河北手無寸兵獨得天下之英賢徧掃宇內之寇盜一除委靡之習大獎忠烈之風亦逮明章和順而後文章燦然甚矣治功之難也孰謂光武不優於少康哉輔之論信然

蓋嘗備論高祖世祖之興皆乘兵亂與項羽更始何異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十一

哉獨入關之後立法制除煩苛以正紀綱敦信義散財貨以明體統抑諛佞進忠鯁以厚風俗使子孫有所承繼者可百年便欲廢壞亦可百年由而不廢千萬年可也然天地之氣久治必衰衰乃復興吾不忍言也嗚乎班固稱王吉清儉而興服鮮明疑其能造黃金是不達吉之意矣觀吉立朝正論據經本禮乃儉而不固者諫大夫之祿在漢亦厚興服蔽垢是威儀之陂而蔽君之寵也吉通儒也肯為之哉造黃金之說陋又甚矣大槩漢制官少祿厚近世官多祿薄官少材易得官多材難

見才易則治易才難則治難

漢元帝與京房語知人之難故行考課法唐憲宗與裴
度辨朋黨之邪正故著辨謗略漢元柔懦少斷不足道
也以憲宗之剛明功業垂成卒感李逢吉皇甫鏘李道
古等之佞而不能用度崔群韓愈裴濟之忠諫竟至失
身宦監何哉心有所欲而績敗於欲速也夫天下之所
為公是不待辨而知其正且當行者恭儉也憂勤也仁
恕也明決也容人之攻君私也中人以上之主咸知而
行之無疑矣人臣之才合於是者必受而用之無間矣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十三

以是求治固無難矣唯夫睹其恭儉也而佛老虛曠之
術入焉苦憂勤而申商綜覈之政行焉任仁恕而請謁
燕昵之私干焉遂明決而恣睢敢為之敗叅焉受雜言
以為直而訐暴矯亢之徒肆焉是數者皆賢君知人之
患也蓋恭儉者欲少事必在於心不在事也事當濟而
不濟則禍萌如帝乙之立嗣漢文之七國唐代之藩鎮
宋人之冗官冗兵是矣憂勤者欲其樂天心樂而身勞
則可久不樂其勞而勞其勞久將不堪必委政于彊察
之臣以行督責之政秦政之李斯漢武之張杜唐玄之

李林甫宋神之王安石是已仁恕者多容有罪者或不
能討明決者多武有德者或陷于罰雖然受言者小人
得雜進君子弗能當也人君以是基禍者尤多不可枚
數皆心有欲而速成之姦人得以售而人主亟得所欲
至于以賢哲兆亂亡而莫之救也然則曷救之曰以大
救之人君之大同天有五者之德而心弗有焉則無欲
可乘而君子自進小人自化矣

中興之盛唯周宣之名最烈而土道之衰亦自周宣始

蓋其暮年所用之人內則尹氏外則申伯皆世胄懿戚

據重秉鈞卒致東遷宣獨幽平之罪哉其視光武固蔑
如也比之唐憲尚留裴度李德裕以輔穆敬文武亦少
劣矣唐之宣宗尤善敗士風專用法網箝束卿士舞智
市利更五季猶不變歷觀人主之功莫大於振起士風
喪邦之咎莫甚於澆偽成俗救澆偽莫如崇忠信尚恭
儉

漢之亡以賢莽卓紹操而忌鮑宣何武陳蕃李杜孔融

唐之亡以賢盧攜高駢朱溫而踈鄭畋李克用宋之亡

以賢蔡京史彌遠賈似道真貴而放陳瓘直德秀汪立

信文天祥或曰卓未也賢曰公卿同疏召之不以為賢乎或曰克用亦擅命曰晉文侯鄭武公之流也斬朱玫行瑜而地歸有司溫建茂貞之罪不擅興討其志忠矣或曰立信天祥宋卒用之曰亡形成矣一死成仁二子有焉與亡奚益

嗚呼國之亡也有積漸之勢焉始於棄其賢而民從之終於棄其民而天從之天之愛國君甚矣天無言也故使賢者代之言亡國之君乃惡言而踈戮之天不忍棄也故降之大災危以儆之又弗信也而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而大去之天乃亡之賢人君子於是乎有呼天奮命以從之者矣有深引避匿以去之者矣姦慝之徒遂內外合勢以傾覆之恬不怪悟以趣其亡豈獨天運有廢興哉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十五

崔寔政論有所懲之言也然為不仁者作備焉桓靈屠剥忠良宦官濁亂海內舉仁人而不仁者化救之治之道也焉用刑者嚴對錮球等不忍其憤一切治之以刑而俱斃袁紹盧植等用戈卒以亡漢刑何益焉寔又喻以呼吸吐納雖能延年不治傷寒是不知呼吸

內閉以治傷寒而仁政養民所以正風俗也然則德政之用將奈何曰賞善而罰惡皆德也刑罰以輔德之不給也德厚則刑措文帝易斬趾為笞數多而致死見刃之酷而未見梃之能殺人也然帝之斷獄天下不過數百則其應易斬趾而笞者居五刑之一焉又寡矣吏治既淳其笞不幸而邂逅以死者蓋百之一二耳烏得信寔之論而遂真為文帝以嚴致平哉

書稱大舜分北三苗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之徒萬章乃曰殺三苗于三危註云殺其君也今詳書文二義皆是也三

續漢全文集卷之九

上六

苗在今湖南負水怙亂其君無道民未盡從也故以兵往征而盡叛民疑懼也增修德教而自歸善惡始可分也惡民遷于北方之三危故曰分北曰竄也其君怙終稔惡至三危而不悛其衆既離即竄所而殺之於義為允

仲康立為天子首命賢臣胤侯掌六軍往征羲和之罪蓋羲和亦乘亂棄官黨惡據邑內叛無可奈何而征之既征而此官亦廢后稷不密虞官仲滿亦失官守而奔西戎即此而類推之唐虞官制至此一壞蓋由仲康徒知用兵以伸威而不知正百官以正萬民垂統之謀固已踈矣及子而致

有由然哉孔子錄之以終夏書傷帝道之變也

送徐令東歸序

平涼之為縣澁甚矣橫百五十里從九十里地不可闢也而稅幾三萬牧衛藩封之田租又半之合得粟六萬與如耗之估銀價非六萬不能具也徭役驛傳貢賦食鹽丁錢兵壯力役之征又倍於稅合之十萬金民得中半地方不滿百里而歲斂六萬金聞之草創初籍戶里二十四每里百戶十長為戶二千六百四十五民恐徭重爭析戶戶或單丁令畏辟唯欲戶稅之多故見丁不過

趙汝文集卷之九

十七

三千而稅調六萬餘乃入出二十金中人二家之產也如之何可完行之百九十年而丁口十失其六七又近當地震之變男女損者千六百人有闔戶殲者其存者十無一二或身無半裳欲市田與身而令即徵其稅調于所市之主故雖市亦弗售已售者避棄之如仇敵于時樂安徐君純方為令哀其如此躬整整教勸于上下節駭其百費甚者涕泣行仆然積數十年之負合數十萬金而殘剝餘民不踰六七百尚不足公家之給使人率一二金而至足尚不滿十分之一故貴者曰公無能

使易諸校官甚者曰令于法徵稅不及十之一當免官
方嘆令未已獨平涼之士民與其閭巷藩戚咸曰令甚
良今且寃以去丙辰地變非太守襄城姚君汝耔與徐
令純民當無今日二君俱不久於仕信乎民之阨也諸
飲食之環泣之欲請于上留之問于余余不敢應

度徐君亦審于世故矣雖存亡休戚豈易心哉知其然
而守之仁也不可辭而安之義也仁義者余與君之鞅
羈也敢病御者哉惜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君何病乎
君壯年以鄉選為太學生歷丞判以至令與之言經籍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十八

滔滔不置有五子歸而授之經使不染于世較之鞭罷
氓以求富貴奚多于余先祖平谷丞值逆瑾索貨先祖
以身當之卒不與歿而身無舍具已巳年而余生每舉
以勵官吏自先翰林君以至于今矣先君之辭有司而
就校官以是也君無病焉齊魯諸君子寧無以斯言為
徵者哉

與田豫陽憲副書

三十載前同欣遭際策名 休時益簪未幾變故難論
伏唯兄以奇崛倣儻之才奮氣紆謨方之前烈宜光簡

冊顧委蛇廣憲遂永遜沂丘僕亦三仕三已天衢負殊
果為秦越昔少今衰慙恍伊何獨念中年幸會翁東涯
公檢允廣志微瞻緒論已驚雄筆子長長于漢事春秋
以前大為左氏讐服班氏踰富不勝其質韓子力兼前
賢獨屈於史歐公肆力五季于韓有光子瞻唯表忠志
林奏對餘皆戲耳彼時王公大人奇績茂材獲蒙紀錄
已昭琬琰何乃駱曾蠻奴作何福祺翻然俚褻肆為大
雅嗟乎此曹誠大幸而兄之所遇信迺天而非人也故
僕每一唱而三嘆焉若兄之與僕既相觀矣而遂永睽

終不得與駱曾蠻奴為伍又重嗟也然私念兄與僕形
由人制無足多怪如 聖代開創經綸之洪業垂二
百年文武薦委反不如駱曾蠻奴之幸焉嗚乎噫嘻人
也天哉抑近世以文為仕不以為政儒者以文為文不
以道為文文不載道而行舛於文典宣尼所以致嘆于
天之將喪斯文也雖然斯文誰能喪之願與兄戮力天
若假年竊附於衛武之義茲因貴鄉沈大卿行略陳頑
鄙伏唯照察

丙戌丁亥秋余爲翰林吉士適督漕總兵官都督楊公
宏上計公故發身西安衛以鄉故往來見其與九卿均
禮論漕政自筆奏無久讓書帕贄弗貨饋事易竣靡留
滯心賢之至己丑平涼衛指揮陶君希臯襲官司馬部
廼聞公之賢益審且曰先幾歲公總兵松潘以長女歸
希臯繼亦歸寧于淮漕所見如是如是子以爲賢信如
是庚寅冬余免兵部主事官歸田陶君爲衛長衛之政
大振顧其父遊擊將軍等咸右之靡媿喻者歷陞守備
叅將副總兵寧夏生子女各六七十人衆咸曰楊公賢其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二十

女克肖陶君又才故能如是庚子歲遊擊公卒副總兵
以簡書例不克葬夫人率其媵從孫子來奔喪襄大事
俱不遺禮以故成羸瘵幾二十年戊午夏六月己未竟
卒于平涼副總兵時再起叅將守靈州靈寇方急伯于
岳卜以仲冬甲申從葬于遊擊南山之北爰以其紀窆
之石泣請于余曰母之補敗澣故自節約以奉上惠下
佐夫父之急先生所知也母以疾弗克子而子女甚衆
先生嘗許以長女聘中第雖弗克今先生又以王甥思
慎聘少妹則母之劬勞諸子先生所知也先生既知都

督公又知遊擊公與家君岳又辱在門牆故有請焉余
曰諾故常銘遊擊公矣且陶趙重姻也安所辭遂為銘
曰一壬子周旬而越其七閱壽年也內外之戚咸位將
軍而執戎柄以庀來裔粵所天也岳子娶于孫東昌而
胤曰性曰情曰怡曰悅則性當繼其先也仲子崑亦長
兵千余之女夭而嗣以許生孫靈亦克延也曰岡娶邢
又四子未名將大其傳也女長妻馬勳次妻李寵次妻
黃詔最少王思慎皆任指揮銜也四繼儀賓張汝聽五
妻趙叅將之嗣中立其後將綿也嗚乎茲其所以為賢
者也耶

趙凌谷文集卷之九

三

送總督王侍郎東歸序

陝西罄雍梁夏涼之境三面控狄戎之部士介而毅者
常億計推其戎數之多寡以為統馭之秩自命士以至
監司將帥亦千百訂帑廩衣餼械備之需每歲鉅萬膠
諸民者十之八九焉岌岌乎勢至難也僉議迺乞大司
馬一人以總之自非方召郭李韓范之流蓋不能與故
代郡傅巖王公以諫垣卿寺憲臺之長僚進貳司馬保
釐茲土方虜引而西方躡羗蕃飲河湟關輔烽堠之弛

者再易星矣時以公為勞頒均逸之惠得賜東歸憲使
軍司南充王君拔古吉甫作誦之義屬余陳詞以告行
李竊聞召南布德而羔羊興頌子文三已而善政必式
陸侯代還而正對弗讓清獻作鎮而琴鶴無煩大臣之
義均休戚同心齊四時代天而不言功進退揖讓休休
若一乃自古而稱之矣公方體茲義蒲輪東徂褰帷問
俗睹函夏之耗斲美郇伯之膏雨經閭田之故墟思禮
讓之休風考華夷今昔盛衰之幾而燭其失得消長之
故抵唐虞趙代之舊都而知後世之不無益稷頗牧也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十一

一日

明天子拊髀思耆舊召公而訪焉公豫以待之矣夫塞
翁之馬以失為得尺蠖之神用屈而伸余於公有祝焉
若世俗嬰媿之語弗敢以瀆告

送陳通判述職序

國制三年一述職進士今茲戊午己未歲冬春之交適
遣其期太守以邊郡視事日淺得免展 覲禮以上佐
嘉定陳君代行蓋陳君通判郡帑餉將九禩敏心計而
嫻應對明于長短之數以軒輊于上下者十常獲七八

衛使某等樂君之宜于述職也請余具其凡以爲好云
夫述職之典肇自軒禹而詳于周官孟軻大要勸農養
老進賢俊斥倍克上亦持是褒貶焉而邊郡戎馬兢厲
之場尤以是爲急昔大原尹鐸明於治者也決於其君
曰繭絲爲保障爲君曰爲保障尹鐸于是瘠上以肥下
而免患于奕世啓土于荒裔然則鐸不又交肥于上下
乎平涼之保障視內郡爲尤急內郡之繁於繭絲若南
畿江浙閩廣無不兵燹而窘匱者有司屢以保障告

廷議哀之歲免其租入之大半乃獨于平涼三邊要衝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三

之郡比古加詳焉舉山河磽鹵之境方五百里爲賦十

四萬牧賦十八萬頃三衛及宗藩旅從之屯雜其中奚

帝十萬最踰四十萬矣大司馬位一都御史御史各五

監司卿守將帥溢于百宗室內外溢于千僕養溢于萬

號名武士又數萬皆蠶食茲郡而問其慈民供上之官

闔郡皆缺焉至假諸旁郡乃令曰賦入十三者罷之由

是罷而去者殆盡矣而隆德小邑之賦獨完其令亦罷

故民滋弗信也陳君乃能久于茲顧不難能矣哉君視

民無可奈何先誅勑一二族以儆衆吏持尋約授山谷

以均度之二年僅成一縣八里之籍而君殆病乃假吏于旁郡更五人而成天若假君二十年壽增郡官五十負則一郡十州縣之賦可獲矣顧賀走兒盜據南山田囉哩鴟張北地晝夜呼嘯之妖時有聞焉而邊報大同賊且西來來秋告凶未可知也郡有一勝兵乎有升斗贏糒乎有一可守之城堡乎罷民鞭扑之餘吏胥剝巧之衆有肯効死者乎余前所言之諸貴交錯道路而烽燧久絕倉卒失一人焉其罪可輕逭乎君行述職無年勞且擢去不復患此然與居者有近十年之交好而太守衛使有協恭世講之誼焉寧能忍視况述職大典邊郡以保障為尤重也君行乎哉以君之明思過半矣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五十四

左黃河而右青海北絕沙漠南臨蕃戎重山大澤華夷錯處地饒耕牧驍騎棋布甘肅稱鉅鎮為英國制命都御史一人以撫之間用尚書侍郎者亦無厥職重風紀也至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瑞始次輯其名位于石而南陽王公鴻儒為之序其言詳矣石既盈嘉靖戊午河南文岡陳公棐復鑿石以繼之以時春舊僚復命序之時

春不敏於先正無能為役然昔常負乘是官繹咎而白
責斯亦不容無言矣夫綱紀之鉅與百司之任為急為
政者有弗平焉都御史舉而平之其事可譴三五而其
人可繩一二也故昔之為都御史者如是而已矣弗故
更而名誅之也迺今有異為吏墮而民疲將校悉鬻而
戎馬墮斫百職耗斲而典章蔽髮重以夷寇之倣威貴
于都御史之一身為其幾不過俄頃而居位率不踰一
二歲故曰今之視昔為難而邊鎮之視內地為尤難豈
直司馬公之畏名王公之觀善而已乃更僕未可名數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五

而月且不足是非也君子抑何以待之哉嘗聞諸葛武
侯云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竭忠慮於國動攻
吾之闕成敗利鈍則闕於天矣以其闕於天者而強以
智術也則闕為忠慮之當竭者而有所顧護也則闕為
所職奪於所畏而自強蔽於自溺也則闕為從遠驚乎
眾咻而好惡隱於天衷則闕為無是數者則心正而身
正而左右正而百吏諸軍咸正矣如是而猶有弗率者
焉然後正之以法庶其濟乎咸正而無缺都御史職也
余于是乎有厚望於諸君子竊以自淑為迺若先正之

道謨後賢之樹勳史氏志也茲弗暇詳焉會以資共
嘉靖己未趙浚谷文集

鳳翔太守陽曲王太守擢知蘇府序

名道行

鳳翔太守陽曲王君以嘉靖戊午之夏實守是郡未閱
歲直王正三載考績布法以君在明當陟而視守事日
浚復擢移姑蘇君自弱冠致身庚戌進士知潁州即脫
穎副守大名三當劇郡咸有望自蘇而往行晉錫

明廷矣監郡沙河趙君某時領平涼郡事以余有鄰郡
與晉陽之好也徵詞以贈其行嘗聞周原鮮臚鳳鳴惠

趙浚谷文集之九

二十六

保之舊風存焉而姑蘇衍饒泰伯言偃陸范三公之遺

烈躍如也名世如東坡蘇子迺歷鳳及杭而王君自鳳

移蘇轍亦似之非儒者之美談乎抑使吏畏民懷文章

炳耀如東坡可矣不曰有范公之經濟陸公之忠亮吳

公之禮樂乎振其頽俗日進高朗庶幾三公矣不曰有

德讓之清風治岐之王政乎矧邁豐豫之會太守專

理道之柄大起疲氓置之衽席而加潤澤固父母斯人

之職天下所係望於名郡牧守者也王君有行余將日

望之若夫計憂樂以割雞自小而隨世附會以負先正

諒王君之所棄也而余曾是以爲言哉

望洋樓記

余自嘉靖庚寅歸田迄茲三十載植木踰千茂者于雲
頗為迅風拔揭不忍薪棄可用之材而僮僕頗諳埴圻
梓匠之藝西土歲唯一熟以農暇董治之搏剥其瀦腐
以充陶則畢具北望涇密邇溢磊塊之石牛運旬日之
工樹址浹仞而材及三仞而羨其崇超郭城丈餘遂以
山壘澤以麻膏四旬而告成巍然絢墉隍之觀而壯守
禦之備涇隴山川之秀風水雷禽之鳴高下動植之形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二十七

洋洋乎充耳而飶目蓋難得而名也姑名之曰望洋或
四物莫鉅于海觀莫洪于洋茲樓居陸海之西陲望涇
而已奚其洋應之曰源先于委矣望涇非所以望洋
乎秦隴之材至夥柞樵斧而腐烘汚有力者不之售而
致之者或無力何哉遠于君故也然則革洞之眠客寧
後涇津之釣叟谷口之清逸豈殊赤松之高蹤察乎山
澤之臞孰謂無十亂四皓之倫乎而咸澌滅無聞焉故
曰命有幸不幸時有用不用也雖然使幸而用之則必
以金刃夫木之真而非待其天年之致也又余之無用

于世故得以專精于藝材久其施而食其報良不易矣
舉天下之材百年之養以茲方之當無所不足非用才
之洋乎左望回中右望空同周道秦闕漢殿唐宮原陵
蕪沒草樹春風雲霞聚散朝青暮紅條忽千載令人傷
極而涕零抑孰使之亟亡而疇助之勃興也故曰運有
降升道有污隆用賢者昌寡助者傾大哉治亂迭煽之
洋其唯周文王乎故曰望道而未之見夫木子甲之而
拱把之無所不用其力既合抱以極于十尋則力無所
用而待其自遂夫涇自涓滴以濫觴必漸合衆流然後
漂石負舟而匯于河以達于海夫山必自丘垤以經坡
陀陟岡巖然後見其亘壓寰宇而終始天地蔽虧日月
者吾欣然有會于心焉取善于微而致之久析義于精
而期諸永崎阨間關操之堅而涵之深以達吾心而遂
吾命乃致道之洋乎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然則余之望固無窮而洋固無不在也遂為望洋樓記

壽東郭鄒先生序

東郭鄒先生弱冠冠正德辛未多士及第入翰林編修
即以學道好古聞天下時春甫三歲又十五年忝獮先

生武後通籍翰林值先生以諍職事外謫時春亦坐狂
言黜常偃偃以不得見先生爲嘆嘉靖丁亥俱被
召先生爲洗馬吉水羅達夫贊善時春校書各無秩翰
林戊子始獲從遊忻然魚之忘于淵也未嘗輕有言
先生亦以中子繼甫從余遊顧未有以相長也未幾先
生遷南司成歲終達夫偕武進唐應德暨時春各以職
事請弗可廢黜踰歲大災先生直言闕失亦被罷去自
是弗相覲者又十九年而夢寐猶見之心有所未達輒
如先生與達夫等啓翼之有來自南者先生與達夫每

做惕俾勿墮棄也今計先生之年幾七十思一有請益
而無方自致會繼甫以姚子周子西道之便特詔余鳴
乎余之有懷于先生舊矣念自宋以來鴻儒端士据經
守道生則相望而不相如後迺誦其言以干名而在其
術以趨時固亦多矣于君子何損焉時春雖未獲再拜
謁先生秦之越江又甚遠而仕止去就之際迺可印符
先生者艾達夫與余衰年矣度其初心以爲少有異乎
其尚可進乎先生之所以相進者抑豈如是而已乎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時有春夏秋冬而天行之

健弗春夏秋冬也君子有少長衰老而自強之誠弗少
長衰老也古有太公望衛武公者能坐進此道以敬義
勝怠欲期無愧屋漏其言行動止繩檢詳密若待兒童
故百年無忘于載如在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所謂良知良能也知悅親順長者良知也盡
愛親敬長者良能也弗如是而恐失之良戒也推而達
之天下垂諸永久大人之事也大人固不係于赤子而
亦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生之所以誨吾二三子
及吾二三子之所晞于先生者其在茲乎若夫天道孔
昭先生享仁壽之休子孫食善慶之祚是特可以勸誘
里閭庸衆耳殆未可以壽先生

胡柏泉詩文集敘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三

道為形聲之聚形聲為道之散握其聚散之管則在乎
君子方三代之衰百氏諸家並起孔子是定之而道聚
聚而復散天也故得其形聲各以自名聚而觀之十百
其群散諸宇宙考諸其世蓋亦希闊而難見云今大叅
滁陽胡君松乃有志于斯君少舉進士踐清要其於經
史世傳之言固已閱歷又滁產也本

毓聖肇基之鄉自伏羲孔子成湯之傳道劉項光武魏
宋二梁趙宋之勃興感不越是千里之間道之所散形
聲之聚于是尤鉅又參楚湖更晉代南三苗而北獫狁
咸得治之固足以驚其形而訇其聲矣已而中廢閑居
十六七年靜而聚之宜無不可至君方堦然不是足復
估舟渡江歷浙三江五海壯其懷天台鴈蕩恢其目

廷議再起君關西其于關河形勝古帝都會天下甲馬
勁處又躬歷之計君之所得于道之所聚蓋不啻十之
五六其散諸形聲郁乎文詩宜有所聚于其中而後合

趙溪全集卷之九

三

也以孔子大聖周覽不過中原未常見燕秦越也司馬
子長之文自謂得于遊者多而獨未至燕今君之仕于
天都舊矣子長弗若是也詩文之多而可傳勢固當然
雖然余之有望于君不獨善是也蓋亦觀于宇宙之間
以求道之所聚乎夫道大于宇宙而宇宙非盡道也散
于形聲形聲可以微道而道無形聲也攝弓而求羿奚
不引臂而彀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內照于靈府徜徉原
野歆居穫之阜曷亦春植而夏耔乎君于辭之亂咸有
意于斯蓋引而不發深會所聚而不以形聲滯也由是

而充之無所如而不可矣孔氏之望于後學者其在斯乎若夫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艷君固弗居也而余亦胡以相君哉

陶民瞻唐聖教序題辭

唐人善書佞釋基諸茲開創之君不可不慎所好奕世令主不可不審所續也陝藩故有是刻余亦善之蓋取其工翰墨便酬荅非故崇之抑使今人不敢易觀古人而書法有徵耳陶民瞻遂旁搜得之仍丐余標識志曰世之佞釋不獨文皇工書不獨王氏也以文皇之功烈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一。

三

右軍之清真重其人遂寶其書子欲法古人之書當求古人之所以賢斯得古人之精者也宋徽高蔡京父子俱工書然見者必悲且嗤何哉以其所能者皆足以覆邦家也書六藝之一聖人所以教人然特小學事耳至於大學非所急也少而不說學長而怠所職是聖之棄而書反爲蠹也若夫大學之道則以心神天下國家爲先而奚有於書少之所學老不棄長之所事細不忽是存心之精而入聖之門也民瞻誠能如是爲其于書也

思過半矣

嘉靖庚申趙浚谷文集

胡柏泉憲長族譜序

國史氏亡而族姓志作進士科興而族姓志不傳君子有憂焉系族以譜而倫理正親誼敦蓋孝弟之志仁義之方也滁陽柏泉胡君之敘族其志豈不偉哉其意曰譜之傳繇于族之興族之興存于人之弘人能弘道則孝弟立而仁義行內化宗族而外施鄉里覃及方內無不率俾非系譜之志與或不務弘道而唯弘聲利雖黨彙烜赫而名義蕩然君子之憂有大焉胡君厲志迪行垂白不渝乎少壯斯亦不足患矣傳之子孫垂諸永久望之以可繼之業責之以弘道之任其尤偉哉猗余方圖之而未果也獲睹斯章蓋勃勃焉况君之世乎於戲其必有所感也夫其必有以興也夫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三

送胡憲長松之浙序

關西地據上游勢無藩衛故分省大叅治焉位尊寄里簡畀維艱嘉靖己未之春滁陽柏泉胡公松自晉藩召者十有七載廼拜命錫守茲土踰年春正政敷吏又民以救輯再拜浙江按察使平涼太守江陵邵君大

爵文武僚屬咸徵余作誦以紓其思余初忝署郎公寔
進士再徵 官窠公以湖藩考覈文譽大振余得與天
下士尚友焉退而各居其鄉稽古績學雖仕止迹殊南
北地負而其思有以自奮于世豈不拍其天之所畀則
其志無貳也公之西臨固樂道而快覲之泪其別也安
得默如而無以自致乎常謂都大位享鴻名而獲斯民
之望者其所自負必厚其所以澤民者常深自負厚其
操心必慎而不敢薄待天下之人澤民深其籌畫必計
且淵而不忍傳舍宮政之交前之否戾我其受之後之
籍翼我其培之有利於民不辭害於己有名於身毋貽
害於人進不忘其友而退不遺其君故人已并修而物
我兩忘也非公與余之所以學于古訓而思自致于
明時者哉繇是達而稷契約而回軻一道也異于是者
余固不敢以告公公亦奚以居焉是行必道淮淮有行
臺都御史荆川唐公應德在焉持此以告曰庶幾以是
終老乎是希不失民之所望焉而已矣

蕭令世登被旌序

今天下之令皆難而平涼尤烈令牧民者也民流散則

令爲牧而無以順上孔子曰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欲獲上必信乎友信友必先順乎親必先誠諸身誠身必先明夫善令縣令內江蕭君奮自賢科師黜陽其於誠明之訓殆衣食而寢處之矣故撫疲瘵而能稱上意巡按御史令縣曰蕭令才其旌以嘉幣羊醴諸生以爲令榮請余稱詞以置諸玷夫誠明聖學也先師以歸下位者何哉非獨以居下之難于爲上也亦曰居下者自視常卑而不以太道自任耳言子游知孔子之意令武城而施教成孔子悅之而忘其前語乃戲曰割

雞焉用牛刀子游吳人未習魯語以師有對孔子迺曰女是也吾戲也夫稱大道以治小邑孔子猶以爲戲也而况今之世乎誠明之說三尺豎類能誦之矣而宿師宗工莫能行也余胡舉以相方哉雖然明是實理則行是實政而臻是實効乃實理也而何疑乎舉君子而告之曰令宜民則君子必考其實也必入富而家給也否則怫矣遇小人而誑之曰我善事上唯所命之供也彼亦必考其實也所共實是所欲也尤不可偽焉誠也者小人所不能違也而况於君子乎令君實用力於是焉

考諸民反乎身千百其功而毋少怠畫子游之業不遠矣余何幸而身獲見之乎庸以是祝毋曰余為不誠語也

郭氏義田記

太僕少卿潁川郭子學書既官郡守廼市負郭腴田幾二頃以蒐服內之族老孤貧困婚葬不舉者人三十畝不能自食者劑量之自五畝至十五畝以族之才者司之事舉而能自食更授不能者堅其約以示子孫郭子自守擢僕卿治在平涼徵余為記曰族有衆寡祿有豐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三

約田有小而義無衆寡小大豐約也適其宜使可久持以誠斯不替矣郭氏之族其待濟者止於是乎其能濟者亦如是而已矣其待濟者將不止於是則其能濟者又將大於是而田之寡于范氏之千畝養之不周于五服之外可無慮也端木子嘗以是質諸孔子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焉亦可謂仁之方已郭子有濟人之心矣推而施之烏知人無是心乎烏知人之求平于我者不有大於族乎是將不獨濟吾族也以措諸人使皆得其平可也不獨為之

自我者當平也以教夫人使各以平馭人可也是之為
義仁斯致焉而其它可無慮矣吾子子有厚望焉姑記
以俟之

送解學諭教授永壽王序

都人解君初以明經自府庠貢于

大廷升太學擢教諭平涼凡六年銓司優其勞用教授
永壽王永壽于秦大藩也而平涼為西陸都會解君授
經其間凡秦漢以來迄于今興衰理亂之蹟燕秦殺洛
兩河英雄廂視血爭之區辨其是非失得而究其成敗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七

終始其亦可以悠然自得而輟然一嘆也哉平涼諸生
方榮君之行乞余言以戒諸行李則告曰凡君之經所
治所談有異於君之身閱者乎夫以今論古則為今而
後之視今亦為古夫古人視天下為大故角而爭之逐
而得之方其意氣偉桀橫騫事物忤情者誅拂願者斥
自以為得矣而抑豈知後之經生學子援筆而論長嘯
以呼指詈貶詆而乃無可奈何乎由其大天下而小諸
身也大乎外而小諸內也故君子貴此不貴彼責我而
不責人凡其不足於古者皆將以求充於我也動靜遊

息仕止行藏舉無所虧于心而貴賤富貴顯微之情皆無間夫人或有間過在夫人而我何尤焉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而受天知則幾乎天矣夫幾乎天者經之所教君之所授授者也戈者必屢灸匪甘市齒也舉網得鱸以酣清流奚從博金子學之所以教人皆我之所自得者也君子是而三思焉將無往而非學矣是所以貴于茲行之為大也若曰吾姑以是而敖遊焉則非余之所敢知也已又况于世之所為利祿乎哉

趙汝合文集卷之九

三

鄰水縣學訓導浚洙王先生墓志銘

鄉先生王惟善諱寶號浚洙父靜默道人諱道誠母段氏生君于弘治甲寅十一月十日始祖慶浙之縉雲人以儀衛總旗扈韓國之平涼君七歲失母莫知葬所父卒百方物色卒得合葬受學于何先生斌治春秋嘉靖壬午與余同饒廬府學娶溫氏累上有司不舉丁未有司薦于太學已酉擢四川鄰水縣學訓導越歲溫卒于官子齊扶歸甫六載乞致仕情素蕭散既家居惟恬淡自守或與鄉先生懽宴初不煇阿逐時俗教子孫皆

有成嘉靖庚申春遘疾弗瘳乃季月十有二日巳時終
于正寢年六十有七遺命諸子謹守所業立志以正居
家以禮凡子三長曰修妻楊生孫男二可教可學二曰
齊縣學廩生妻唐生孫男一可嘉女五俱未婚三曰平
業醫妻賈生孫男一可爲女二尚幼君女二長適舍人
王憲仲適吳麒卜夏四月十四日塋于南山故壠齊以
鄉進士曹繼參狀請余銘余與君同學生也義不可辭
銘曰其情儵然其象頽然望之閭然從之豈然

令始令終 六十七年

趙汝全集卷之九

九

東明縣丞趙君墓志銘

君諱棟字承之先世濠人從

天兵伐胡成功授指揮使曰祥者始以秦之護衛移平
涼衛子惠為指揮同知君高祖也惠子維代為君王大
父也維子珣擢陝西都指揮同知君大父也生君父斌
舉進士為御史應天府丞御史多子其弟文繼指揮至
鎮陝總兵晚乃舉子君乃先事文如父弟禹既生復歸
御史服役二父如一有同母弟庶弟撫以成均授之家
無私焉雖為廩生食指累歲斤斤耕獲以給俯仰故累

上不舉貢大學晚乃丞東明主馬母擾牧人歲登其額
歲凶請賑活莩者甚眾願同官匪賂不舉遂以嘉靖甲
寅年請老庚申夏四月四日卒于西城故第壽七十有
五子傑俊倬為廩生佩舉于鄉俊季曰仕亦為生孫九
人長曰怡亦廩生多業儒蓋未艾也君本山段氏配閭
氏楊氏王氏周氏具長女歸段生彩仲女歸知州張信
季歸賈生汝翼而余伯嫂冢子婦俱段族且府丞與先
翰林世好君之疾余數視之終也安可無述

銘曰藝培根 豐如雲 孰栽殖于厥先而不洪于厥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四十

子孫

韓昭王次妃陳氏墓志銘

陳太君少淑嫻有女德早侍 韓昭王奉母尚妃嫡温

妃孝敬卑順母忘朝夕通文字主書記及筭舉子

御賜名融煖以例王長洲貌肖 昭王悅書史近儒生

善談諷納妃陳生孫鎮國將軍睦埴孫女武功縣主儀

賓劉官尚烏埴娶譚夫人有嫡曾孫一尚幼未賜名庶

曾孫三曰朗鏗朗鑄朗鏞俱賜爵輔國將軍室淑人者

其李尚維曾孫女三各封郡君儀賓尚之者二季幼

未及也。太君生成化已亥十月初五日薨於嘉靖庚申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二。王先作園于南山五里原終始無違禮可謂感矣。余之將兵而北也留母許太孺人於家。王及太君數存問之曰是急國難雖母弗顧也吾將代為之養其意向不問而可知其為忠與孝云。銘曰弗有其母胡能知人之有母弗急其君胡能知人之急。君狎邇者知其由于子之善而慮遠者追其源于母之陳是宜劔履其心而象服其身者也。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四十一

曹處士墓志銘

鄉進士曹子繼參持其友孟子學易之狀來請其父墓道之志。先歲曹子之母卒余既以曹子之以文同余遊不牢辭而志之矣。甫暮而其父復卒于其重請殆難以卻。乃志曰曹氏之受姓渺矣莫可得而泝也。有諱敬者去繼參三世以山東高遠之竭士扈韓之平涼是生俊娶于汝氏生處士名文縉字德夫。凡藩之士弗悅學而喜藝處士以丹青之類書也。故業之曰庶幾子孫或學乎再娶于劉生繼參。繼明藩人重處士之和宜其祚

胤故從史繼參使學戰藝于乙卯得捷陝西方舉進士于春官未幾而劉卒藩人敬處士之壽恐其弗及見故以王之命命處士為壽官實嘉靖庚申五月年七十有八十月辛酉遂卒未足以紓繼參之孝思故請余銘曰邵子有言生于太平年長于太平年老于太平年考之上下更千萬年世有幾見茲壽年而終始于太平年者也後之人有不得與于茲年者必將有羨于斯年而益信吾言之足以永年也耶

詩論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望

先儒論國風為天子巡守諸侯陳詩太史採焉東遷弗行然今深考詩之時世篇中事語足徵如衛之碩人燕燕擊鼓乘舟鷄奔載馳河廣諸篇鄭之叔田齊之猗嗟晉之無衣秦之黃鳥陳之株林灼然為東遷以後之詩其時天子衰微諸侯安肯陳其短太史何計能取之夫詩與春秋左氏可互證也疑當特列國所好之歌上下共誦樂工傳布家喻戶習千百其群孔子芟而正之止存三百十一篇以示懲戒云明乎此則朱文公詩序之

抵牾亦當釐矣

嘉靖辛酉趙浚谷文集

送秀峰李給事 四封還 朝序

國制錫命諸侯率以卿士漢策親藩亦遣近臣然皆以位不以德世或病焉

皇朝雖稽古封建而親親賢賢均歸至當持節遣使必以清德華望之臣裨其行故嘉靖四十年春正月適順陽頒封之候先期有司以韓之褒城王及永福之妃為請備禮樂于 大廷群公卿士百寮咸法服以待而吏科給事三原李君瑜拜 命以行春風融雪和氣順布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四三

君肅將 明命含角亢之精行惠和之令澤必下流恩欲遐布孟子有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義洪矣豈止一國之被哉抑君夙受推擇登甲科治劇邑政最簡為近侍又當黜幽陟明之所舉天下之賢不肖得甄別焉蓋士之所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宜莫是乎大任重與大曾子以為唯弘毅者能之而直稱之以為仁仁固自親親始也唯仁者能知仁賢者能知賢騰神龍于重霄振鳳鳴于崇岡騁騏驎于九衢君之能事也余胡以為言哉然仁之道始自親親而其原在無欲故能大而有

容剛而弗撓君之至也閉
趣持其之任既至致
命而亟行錐錢饋弗相及
而獨于余之迂鈍無能者
加意焉閑郊握手醜林潘
行雲山一咲天地之間覺
宇宙之無盡而塵膠之汎
滌也異者有夔龍躡伊傅
光大以化群枉自茲始矣
余胡言哉



以少報珠自茲始矣余附言凡

南之無盡而題額之所補也異昔直藝請醜對魯

命而亟行錐錢饋弗相及而獨于余之迂鈍無能者

加意焉閑郊握手醜林潘行雲山一咲天地之間覺

宇宙之無盡而塵膠之汎滌也異者有夔龍躡伊傅光大以化群枉自茲始矣余胡言哉

火民弗能損過則有害水爲火所灼日所暴尚能常平
唯火則無往不在無物能損木之生者衆火也石之生
者金中火也油之燃者水中火也土之焦者地中火也
民又種而滋之是以過而爲灾宜制令民使以二十四
候息故火生新火以舒其鬱且民弗食勞火則必疫癘
范曄史

曹騰與曹鄴俱亂政宦者史踵魏臣之譽過稱之种嵩
得公由騰且以自慶盖胡廣趙成宋由之流潛附姦邪
以取高位由以任隗袁安表正于上故正論得而誅之

廣戒為李杜所政故君子得而譏之嵩乃遭正人氓漸
故顯比非人互相標榜敢如是耳自袁逢以下皆然君
子當例觀之陋鄙劣惡貨賄充位朮食而已炎精燔滅
哀哉此玄德孔明所以痛憤也劉虞劉表宗攜世儀臣
節無失其討公孫瓚背曹操皆正而表保境以俟時清
義也史乃列于諸亂臣之間而反教以縱橫之略異哉
盖范曄乃亂人也其史不可不詳辨之

漢帝失馭肇自章帝納竇氏之譖而幾滅梁氏之族和
帝憤竇專橫遷托宦官以行誅寃梁氏而加厚焉於是

外戚宦官交擅柄命猶七八世而後亡則節義之著士
風之美有相多矣嗚乎世其母病好名之士哉

東漢初興士之不汙偽命者皆崇獎焉而范史以冠獨
行忠義大倫也豈獨行一節之比哉女唯一節耳蔡琰
再失其身烏可以齒列女稱衡華佗左慈行雖詭異而
志皆憎操觀人當以大節為先

清碧先生杜伯原谷音跋

趙凌谷文集卷之九

四十六

天常王澤之不終泯故京兆有杜本先生隱於元能夏
之音不終斬故先生犯狄醜以成谷音而至今猶存嗟
乎使宋人能達谷音之義則必不斥寇準張趙獄岳鄂
以成金元數百年之禍唯天終不泯谷音之義俾

皇祖卒孽群英以復華夏而先生之志卒伸嗚乎清碧
先生其不亡矣夫是音也憲使臺鶴田君傳之淮海孫
君序之以貽時春遂使衰蘼之軀振躍明目彼賣國和
虜以苟富貴者固當愧死嗚乎世有二君子尚奚取於

賣國和虜者哉

孫督學壽親序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子自歆居
九夷其贊中乎以爲信可以及豚魚而况人乎方元之
勝時帶甲弦騎而血刃者且百萬躡溱沙漠中原西域
以及南海奚啻十萬里兵行百年不休其狙詐威馘包
山迴海至極矣然扣其餘智終不能伏牂牁一隅之地
天喪其精我

皇祖仗忠信一麾而豪傑景附舉元所有無思不服而

牂牁自列為貴州請官吏於是淮海孫氏之先服戎往

越陵谷文集卷之九

合

四七

撫布其心腹骨肉相保幾二百年它方或有小盜而清
平之衛名與實孚且絃誦衣冠埒維揚謂非忠信之效
而孫氏之功與今督學先生之親皆以大年淵塞白首
善道鄉里而父行仕于

朝者率大僚向進先生方以詩書禮樂化後人行將及
天下再以歲事致平涼士顧余溼上之廬其言恂恂可
復質無所矯飾可以致久於天地間此先生之親所以
為壽而其榮望將垂於無窮與近從橫家弄術得忘鄉
里親戚相詒相殘以苟富貴而天人交戾之雖鳥獸不

食其餘由先生之親觀之為何如也元以詐力服天下
運不踰百當時士生其間者何如也今天下承平二
百年縉紳多奕世其先皆以質勝華得之士之遭際又
何如也從橫家間亦有得然得乃其失至於父子不相
信戚矣視忠信之效得失何相遠哉是故揭之以為先
生之親壽後之君子其有所取法而毋以忠信為迂哉

觀玄

易以竒耦分陰陽而重爻爻交而理數咸備玄以方州

部家分首而數自一至九首皆雷同方州部家無與焉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合

四十一

首內辭義與一三為九之數無與焉獨合曆數氣候耳

如子雲欲以曆數為言而因及三才之正變可以範生

民矣奚拘拘模易哉孔子贊易易固盡道不重模也楊

子雲頗識竒字擬賦自知其陋重以模易愈陋矣世人

常用之字自蒼史以來因時制用隨便立畫非有要道

竒事也偶見所未見遂以為竒又陋矣王介甫字字謹

衍各各見道襲子雲之陋者也司馬溫公天質忠厚知

非介甫而乃貴雄亦賤目貴耳矣世人高於雄者無取

於玄不如雄者又不識玄玄何足貴哉孔子不仕定公

之初既仕即隕三都梅福以尉遁卓茂以令免龔勝之徒或死或去其用意玄矣子雲以莽大夫終身文重諛之又何玄哉朱文公曰莽大夫楊雄死奚其玄然子雲之學誠勤遽汲汲名利弗能釋反以敗名雖以溫公之屢無救文公之譏學者當遠名而務實

祭荆川唐先生文

嗚乎傷哉予奚傷于荆川先生之深也始先生之生以正德初元而余竊後三載俱托形於大化之分髡髻從事於墳典而踪跡委蛇于吳秦有耽偕道至樂无悔烏

恤其為傷烏知其有離合遷改也洎余以丙戌濫朝

簪又三年而髦又咸弁先生與羅念菴先生之文照耀

省闈容與詞林行不越履鋒巖壁壘嗟乎淵哉如魚龍

之矯首於蓬海瞻者利睹而烏知其有咎罪也天道推

遷江海日改儀秦術熾孔孟道侵各復而鄉如其所在

輿誦宗焉靡敢陸沉十載推擇同宅宮室官卑負重身

微望深悠悠瘵素厥疾寔淫舉建恒職聞者快心或為

憤怒或與好音吾徒逝矣請鑒真宰往又星周世事頗

殆乃扶樊垣或傾鼎鬲操未何辭方枘見怪控持與胡

周旋執戈山越是臨余與先生良獨苦心遽爾疲瘁思
罄衷忱靜或運甕鏑弗斂襟冠焯木消胃謀有待先生
危疑余乃得効扶病三已先生無怠雖歷臺級何忘綬
蔭庸意俄傾永謝世塵不復執手與共論心嗚乎傷哉
余樂與世之擬鄒魯而嘉唐虞者至倍矣有如先生之
特立勇進而毀譽弗餒乎見可則進而遇艱必待滔滔
然矣有如先生之履虎蹈蛇而落落磊磊乎善是斯售
有是斯矜其中靡靡其飾森森有如先生之勤篤精厲
永貞无詒者乎嗚乎先生往矣余方知其有所在也庸
詎知其無所在也又烏知其無不在也世固以生為
合以逝為離然余與先生嘗生而離矣又烏知其逝而
不合也夫可離可合者人之魄蕾耳若其元精升沉浩
氣噫變固無或離或合亦豈有在不在也則夫余之
與先生姑狗常生之情遙致一奠以紓哀音而先生與
余之本真又豈必於是乎在也

先生之逝五載而始達
斯地蓋與念菴同駭二
紀而未始一會乃知世事無足
足芥蒂也耶

嘉靖癸亥趙浚谷文集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合

五十

蜘蛛說

黽之類多足而飛遊吐絲而成網罾蠶蠕之羽以襲其
腹者命曰蜘蛛方其孩時形如粟初引絲或墮入前羅
不悅也咸曰是兆喜號為嬉珠送之使復其所既吐如
豆如粟罾蚊蠅蚋蠊之屬以食人尤快之曰莫吾毒也
及其拂人面罾蜜蜂人始大惡搏殞之夫蜘蛛以絲生
天也天無心人乃有愛憎之情

壽羅達夫六十序

羅氏自豫章先生以來世有聞人而吉水之族近世得
一峰先生而益著一峰之澤未泯得吾友念菴羅君達

夫而又著吉水自文相信公以迄今冠廷對者得十
九人天下甲科之盛莫先焉而公議獨重兩羅一峰既
以完節終歸于孔氏之域天下無二論獨達夫年已六
十其所持者益堅內自養者益光大其與一峰相始終
以無愧前聞蓋無可疑議世俗之禮舉不足以壽達夫
而其有大可畏者唯在於感世俗之禮焉雖然吾達夫
其可以俗禮惑然朋友之義主于輔仁而貴忠信忠信
所以進於仁也仁者天之道人之心也自宋儒以來世
守其說自以為越跨漢唐由今觀之今不及宋宋不及

唐唐不及漢漢固無望於三代矣豈後之才異於古哉
忠信日薄故也中人之情要近利而急取名名利之趨
捐軀以赴之自發義帝喪捐金六萬以及今日凡其奔
走群動賁藻汗簡者自獨行忠節隱逸之外無非是焉
蓋以是物而待是人則固有然矣而何疑於忠信之薄
哉其來固久遠矣蓋老氏遂厭絕之而孔子唯以忠信
為仁為教其最高弟子勇如仲路智如端木貢謀如宰予
皆以過咎顯質毋諱挫厲備至迄用有成忠信故也後
之君子寧復有是事哉日相道諛為偽故虛名多而實
效寡雖有忠信之士反相哂訕牢固湔染才豈不大可
畏哉相遠二十餘年度吾達夫天子忠厚可望而知後
復有二十餘年乎守忠不渝光大變化非予之所能懸
度也而有厚望焉其端則在於忠信然此豈余之私言
也哉述孔氏之言也同歸於孔氏達夫與余之所以交
也願終老而卒業焉

勅封貴州司主事周君墓誌銘

嘉靖甲申秋余以舉子侍先翰林于山東之靈化秋霖
中夜夢聲收為昆曰癸丑科趙會元者履余頂占者百

端後三年而余為刑部河南司主事題名其上則戴溧
水趙公粟夫焉弘治癸丑會元也嗣是本郡甲第每之
嘉靖癸丑余撫山西之初里人周君季子鑑方發解舉
進士鑑與余俱年十三四知名登第加余五歲閱歲授
刑部山西司主事未暮丁母李安人憂居三載繼聘余
長女移刑之貴州司考最推恩父母妻故周君封刑部
貴州司主事諒哉豫有徵乎辛酉鑑調兵部職方司主
事尋晉職方員外郎協司郎中周君素善飲頗病胃壬
戌之臘鑑正武庫郎中君疾劇庚午遂不起春秋六十
有六鑑挽輜以春暮抵平涼卜秋葬祔葬府城西南原
之先兆而以幽室之志謂余余既通姻烏可辭銘銘曰
厥先萍鄉是因簽校翊韓再析為裴陵臣世乏而君之
大父先行以子亮來嗣為平涼人是生君字應元諱尚
仁娶于趙有子叔鐸仲銳伯欽繼以李是生即守子
四孫七人君夙業儒為其王子師輔之以仁值其構闕
遭掠鉗與死鄰卒能守義不田解紛睦親余以為仁克
誠鬼神但有人心者同歸於仁故必灼知人之剝膚刺
骨為可恤而無復暴吾民融返回春靡甯有吳是之謂

容剛而弗撓君之至也閉館趣持節之使既至致命而亟行雖餞饋弗相及也而獨于余之迂鈍無能者加意焉閑郊握手醞秫瀋盱雲山一咲天地之間覺宇宙之無盡而塵膠之汎滌也異者有夔龍躡伊傅光大以化群枉自茲始矣余胡言哉

正名

子者陽孕之名一陽生於子故天開於子夜半冬至為子而承父為子男咸稱子也君之子不可同於齊人故稱以世以太而子之名弗可易也問寢視膳豫教以善皆子職也王者繼天撫世之名為天下之大君萬人之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合

四十四

大父以加於子絜矣或稱為儲或貳亦非也子可以貳父乎是不能別嫌明微也然則君之衆子不可王乎曰衆子自為宗者也於父無嫌自君其國耳然古稱諸侯漢始為王承六國之僭也史臣知其王名之失故表曰諸侯王

政火

五行以前民用常當和調均平土最大日以益益則民殖弗能損也金日以損弗能益也水之損益常平唯水

篤生栽培宜子孫之振振諷誦垂紳推仁仁人而君之
弗為弗大伸也空同之東瞻嵌岑而俯清粼百祀詎容
泯也耶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